

01

门头沟文史

第十辑

北京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001年12月

门头沟文史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2001年12月

政协门头沟区第六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安兴柱

副主任:何建忠

顾 问:李国平 赵鸢飞 张守玉

委 员:唐树青 赵永高 刘义全

傅永健 潘惠楼 臧秉旭

门头沟区政协文史办公室

主 任:何建忠

工作人员:杨玉英

门头沟文史

第 十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门头沟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 36 号)

邮编:102300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1.5 印张 286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门头沟文史》第十辑

目 录

战争岁月

天桥浮战斗·····	师春新	董学勤 (1)
南下·····		王永来 (10)
抗战时期里外十三圈门里的统战工作·····		董学勤 (20)
智取三家店火车站·····		刘天军 (26)
黄土台突围·····	张子春	张文华 (30)
通过封锁线·····		张文发 (33)
炸军火库·····		张文发 (36)
水碾房伏击战·····		张文发 (41)
十字道阻击战·····		任成利 (43)
大峪交通站·····		孙奎印 (47)
燕家台村的抗日斗争·····		李永举 (54)

初曙风云

土改时期北岭事件始末·····	刘天军	(69)
共产党领导矿工得解放·····	薄德禄	张俊义 (72)
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庆祝大会·····	刘哲生	(77)
解放记事——欢迎解放军·····	李淑珍	袁树森 (79)
门头沟第一座发电厂·····	孙奎印	(85)

人物春秋

冯玉祥在三家店	董学勤 (91)
鲁健在昌宛地区战斗工作片断	郭荣生 (95)
女地下工作者丁庆云	孙奎印 (110)
安宝玉血洒永定河畔	陈 雷 (117)
从和尚到共产党员	袁树森 齐鸿浩 (121)
曹火星在燕家台教唱歌	李永华 (126)
燕家台村的两位秀才	吕 仁 (129)
韩劳模的追求	张俊义 (133)
十六区的市农业劳模	赵正有 吕 仁 (150)
煤矿工程师张燕骏	袁树森 (158)

难忘岁月

父女情	万蕴茹 (163)
石清河与母亲的悲欢离合	张俊义 (167)

创业之路

何振农业生产合作社	赵正有 吕 仁 (172)
木城涧矿区煤窑开采寻踪	王怀德 (177)
国家机关和市属单位在我区造林	赵正有 吕 仁 (202)
我区第一条主食加工半自动化作业线	吕 仁 (210)
下清水村护林保田大堤和小流域治理	马思聪 (212)
燕家台的果树	吕 仁 (217)
“花园式蜂场”的始末	杜宏业 (220)

时代足迹

- 木城涧矿区的交通 王怀德 (223)
- 一条未建成的运煤铁路 袁树森 (228)
- 京西传统民房建筑 安 武 (231)
- 我区第一面歌咏比赛奖旗 张绍文 (250)
- 我参加开国大典 刘哲生 (252)
- 开国大典那一天 杨忠和 袁树森 (254)
- 荡秋千 马思聪 (258)
- 阴阳先生打鬼 马思聪 (260)
- 外十三儿时游戏 安 武 董学勤 韩志有 (263)

史海钩沉

- 千年姓氏千年村 师昌璞 (271)
- 李守先和他的《针灸易学七十二翻》 张万顺 (280)
- 圈门里宽街的中药铺 董学勤 (314)
- 民国期间龙凤坡的当铺 董学勤 (317)
- 当铺 陈 雷 (320)

古迹寻踪

- 追踪三义庙 孙奎印 (322)
- 门头沟窑神庙 孙奎印 (330)
- 释圣宽游马鞍山观音洞 关续文 (337)
- 灰峪仙人洞 宋雅琴 (339)
- 净明寺碑 潘惠楼 (342)

天桥浮战斗

师春新 董学勤

1947年底，北岳军分区独立团和中共宛平县委为配合解放军攻打南口的战役，牵制驻守在门头沟的国民党军队不去增援敌人，决定进行攻打天桥浮的战斗。

战斗之前，宛平县委广泛发动群众，号召军民同心协力奋勇杀敌，要求五、六、七区人民积极做好支前工作。县委派出县大队和民兵协助七区到外十三村，找伪乡长庞惠荣，征收公粮4000多斤，到担礼、上下苇甸一带征收公粮3000多斤，由民兵和老百姓组成运输队，迅速将粮食运到十字道、大台、桑峪等地。县委从大台、庄户、北岭、十字道等村抽出民兵200余人，组成随军担架队。担架由各村木匠做成，选用胳膊粗结实圆木做两边抬杆，前后两边安木撑，中间用麻绳编成网。每副担架长2.4米，宽0.7米，配备4人。县委考虑到攻打天桥浮的牵制战是一场硬仗，难免会有牺牲，派出干部到大台、清水涧、桃园、大台、潘涧子、千军台、庄户、板桥、禅房、木城涧等村庄借用棺材，告诉大家要打大仗了，对谁家有棺材和有何样式的棺材进行登记。

北岳军分区独立团在团长王成的指挥下，悄悄向军响、桑峪一带集结。进行宣传教育、战前动员。当时在一营一连当战士的珠窝村人李正国回忆说，部队团长、营长、连长都亲自到连队反复讲攻打天桥浮牵制战的重要意义，要求战士们树立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在攻打天桥浮战斗的前两天晚上，还派出小股部队到天桥浮附近的孙桥、梁桥一带袭击敌人，使敌军摸不清我军真实意图，不敢分兵支援其它战场。战士们经过战前动员，求战情

绪激昂，都积极要求参战担任主攻，最后团长下达命令，由一营攻打天桥浮。部队出发时，宛平县委城工部长高超和干部韩祥林等人到五区协助区委，组织民兵和担架队将借到的棺材运到宅舍台村大街两旁，有的棺材面上还刷了红色或黄色油漆，里边糊上花布或白纸。1947年的农历腊月初三，战士们从桑峪出发，经大寒岭到宅舍台时，见到大街上男女老少迎送，崭新的棺材排列街旁，有的还开玩笑说：“这个棺材真漂亮，我占下了。”“这个担架不错，我占下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乡亲们很受鼓舞。担架队也随部队出发，下午到十字道村，乡亲们为部队和担架队准备的是粗粮细做的大玉米碴儿粥。天黑后，部队到达天桥浮，作战方案为：

进军路线是：从官厅出发，经匣石窑、韩家沟、官园村接近敌人。营指挥所和战地医疗站，分别设在官厅王、李二家大院内。一连在前，主攻目标是打敌人的左翼，负责歼灭北部制高点，碉堡内及以南敌人。三连担任主攻，消灭敌人指挥堡和孤山上碉堡一线的敌人。二连在营部东测集结作预备队。在进攻前，各连队按照命令悄悄地接近到向敌人冲锋的预定的位置。为了更有效地压制敌人的火力，营部将重机枪和各连的轻机枪同时使用。重机枪设在槐树旁的马台子上，两挺轻机枪分别设在南端的猪山顶上，对准孤山碉堡上的敌人。另一挺设在北端的皂角树旁，以压制敌人北端制高点的火力。

夜间10点整，一场牵制战就要在这里开始了。官园村最高的房顶上，一堆大火腾空燃起，这是战斗的命令，早已准备好的机枪同时向敌人开火。一、三连指战员随着枪声向敌人的阵地勇猛冲锋。

一连在连长柳占启的率领下，很快靠近横岭山根，因敌人火力太猛，前进受阻。柳连长组织几次尖刀组都没有冲上去。这个连主攻目标是比较艰巨的，地形也是比较复杂的，横岭山梁呈南

北走向，北端山头是制高点，敌人从老百姓家抢的门板、房梁木头盖了个高大的大碉堡，居高临下。我军进攻又在一个较缓的山坡，同时，地上还长满了酸枣树和带刺的荆棘。大碉堡与南山梁碉堡连成一线，在岩石中开凿了壕沟和掩体、地堡、铁丝网和雷区，给冲锋带来困难。一连战士李正周说，柳连长改变从正面强攻，一面指挥战士从正面佯攻，一面巧妙地迂回。另一路在副连长带领下，在重机枪封锁敌堡孔的一刹那，冲过了敌人封锁线，跃进到敌堡射击死角区，堵住了敌出口，敌人失去夺路而逃的机会。我军乘胜前进将碉堡内木头点着起火。顿时，火借风势碉堡整体燃烧起来，乱成一团的敌人出不来，无处藏身，被大火活活地烧死在里边（此碉堡烧了一天一夜）。一连出奇制胜，全连官兵乘胜前进，一鼓作气冲进战壕和掩体，与顽敌展开厮杀，殊死搏斗，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战壕内外，尸体逐渐增多了。

进攻敌指挥堡和孤山主堡的三连，面对着敌人严密的布防和险恶的地形，任务十分艰巨。敌军在南端小孤山的山顶上，设一座圆形灰石结构坚固的主碉堡，周围有扇形战壕和掩体，外围有铁丝网，碉堡西面和南面是垂直的百尺悬崖，在东南平缓的山梁上，还有个圆形石灰结构副堡，外围有壕沟和铁丝网，主副堡构成交叉火力，互为掩护，主堡后面山势平缓是敌人的后方，这个孤山主堡易守难攻。在南北成一体的工事中央是个大地堡，是敌人防线的指挥堡，它有交通壕暗道，通往各个碉堡。山东大汉边连长派副连长带领一、二两个排负责消灭左翼敌人指挥堡及以南一线之敌，右翼由三排长带领战士从西面、南面攀登百尺悬崖，歼灭孤山主堡之敌。

在大槐树旁机枪火力的压制下，来自敌人指挥堡方向的火力显得有些无力，我三连一班战士在一阵手榴弹爆炸的同时，跃入敌人埋设在几百平方米的地雷区，他们要在这片雷区中，开出一

条血路来，为大部队冲锋扫清障碍，以减少大部队的伤亡。一班战士们，在爆炸间隙跳跃、匍匐、滚动地很快就靠近了铁丝网，有一个战士身上没有手榴弹了，他高喊一声“班长——”，抱着带刺刀的步枪向敌雷区滚去，一声巨响，敌人的铁丝网炸开一个大洞。就在这时，敌人看到雷区被突破，从左侧暗堡高墙下吐出了几条火舌，严密地把雷区封锁起来，负了伤晕倒的班长，被副班长的喊声，唤醒了。他看到敌人火力封锁了刚刚打开的通道，为减少再次冲锋伤亡，他把身上的手榴弹捆在一起忍着巨痛，从敌人射击死角里几个滚动，滚到大墙下，高喊：“我来了！”把冒烟的手榴弹塞进了敌堡，把敌人送上了天。副连长带领部队向敌人发起了冲锋，很快越过雷区。跃过铁丝网时，突然遭到前面一个地堡的猛烈射击，冲在前边的几名战士，被敌人火力压在一个小土坎后边不能前进一步。

九班战士，绕道南侧，对孤山副堡进行偷袭，快速、干净地全歼了守敌。而后，从侧翼袭击主堡，形成前后夹击，攻而取之。九班长为了更有效的杀敌，把班里的战士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第一组消灭外围掩体的敌人；第二组由副班长带领，为爆破组，炸掉敌人的副堡；第三组由班长亲自带领配合第一组，全歼战壕内的敌人。

副班长战士很快攀到山崖顶端，这里距敌人掩体只几步之遥。他们可清楚地看到掩体内敌人晃动的身影，班长轻喊一声“打”！一阵手榴弹把掩体内的敌人送上了天。就在这一刹那，另一处敌人向前进的战士发起了火力，我前边的几名战士中第一名爆破手中弹牺牲了，人和炸药包一起滚下山去。班长和勇士们冒着弹雨，冲进了敌人的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副班长终于把炸药包靠在敌堡的南墙根，“哧哧”闪着火花的导火索引爆晚了一点，使敌人从堡内逃进了战壕。在战壕内与敌人厮杀的九班长和战士更加寡不敌众。战壕内的敌人以多战少猖狂之极，高喊着：

“抓活的！”声音刚落，三声巨响相继而起。九班长和早已负伤的两名战友，都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三排长指挥着七班和八班的战士，攀登百尺悬崖，从沟底开始爬崖，要爬上两丈多高光崖石板，必须组织成人梯，第四个人才能爬到顶峰，然后，再一个一个人地往上拽。他们身背武器，利用崖缝和突石，双手抓着灌木的根、茎艰难地攀登着，爬在半山腰的两名战士，因脚麻木踩空坠下崖去。攀在最前边的五名战士，已爬到崖顶，一阵手榴弹把铁丝网炸开两个大洞，同时有几颗手榴弹在敌人掩体内爆炸了，使敌人不容抬头，像死猪一样倒下去了。我军战士相继跃上悬崖冲向敌人。这时，我军山上的机枪对碉堡狠狠地射击，压制敌人的火力。

敌人主碉堡周围是个环形大战壕，里边隐藏着几十名敌人。突然发现我军已跃上悬崖，前边的两名战士已冲到战壕跟前，敌人蜂拥而上，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战壕与悬崖顶之间，是个面积不足百平方米的大陡坡。白天在上边走路还得十分小心。现在，敌我双方几十个人在此肉搏战，由于距离近，人多，武器使不开，只得人抱人的扭打在一起，翻滚碰撞，战士们紧抱着敌人扭打，敌人想跑也逃不脱，山沟里不时传来阵阵地砸地声。很快主碉堡外围的敌人被我军消灭，铁丝网和战壕已摧毁，只剩主碉堡内的敌人。敌人依托坚固的工事，不断地向我军猛烈射击。

边连长看到敌人地堡有两个射孔，像一条火龙向我军前进路线喷射，距离我方只有约两丈左右，决定赶快炸掉它。紧跟在连长身边的一个小爆破手，入伍不到一年，已经打过几次仗了，因年岁太小，身高刚刚过米，一般都不让他执行艰巨的任务。这次作战前，他坚决要求担任爆破任务。连长批准了他。战斗从开始打响，他一直跟在连长身边。边连长顺手向前方投出两颗手榴弹，小战士抱起炸药包，冲进了硝烟，敌人没有发现他，炸药包很快靠在地堡上，就在拉导火索一刹那，地堡内伸出个刺刀把炸

药包推了下来，小战士又重新上去抱住炸药包，压在地堡上，拉响了导火索，敌人的地堡炸塌了，机枪不响了，可我们的小战士也光荣地牺牲了。随着爆炸声，边连长率领战士向敌指挥堡冲锋，在前进中边连长不幸被指挥堡射出的子弹击倒，也光荣地牺牲在阵地上。

营长得知边连长牺牲的消息，心情悲痛。立即下令：由二连接替三连阵地，与一连合力拿下敌人指挥堡。营长看了一下表，已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了。

二连腾连长接到营长命令，率领战士，迅速地进入了阵地投入了战斗，这个连的任务首先是消灭已受了伤的指挥堡内和孤山主堡及之间的战壕内的敌人。北面一连，点着了制高点木制碉堡后，相继又炸掉了南边与指挥堡间的两个碉堡，全歼了堡内和壕内的守敌。为了炸毁指挥堡，有三名战士前仆后继，终于把炸药包靠在敌人指挥堡的北墙根上，把指挥堡炸开了一个大洞，但因指挥堡墙太厚，对里边的敌人没有造成重大杀伤，敌人的火力依然猛烈。为了摧毁指挥堡，在两挺机枪掩护下，二连指战员向指挥堡发起冲锋，就在离敌堡不远时，马台子的重机枪打哑了（枪管打热了卡壳不响了）。营长又气又急地说：“怎么在这时候坏了。”于是他高声命令所有轻重机枪集中向敌人指挥堡射击。在火力调整时，腾连长停止了强攻正面，改为佯攻从侧面迂回爆炸指挥堡。两名爆破手，机智地躲过敌人的封锁，把两个炸药包绑在一起，扔进了指挥堡，还从北侧一连炸开的洞上扔进一束冒烟的手榴弹。两声巨响把指挥堡和堡内敌人全部送上了天。

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宛平县担架队和民兵，在解放军无私奉献的精神鼓舞下，战士冲到了哪里，他们就跑到哪里。把负伤和牺牲的战士，从战场上一个一个地抢运下来。有的地方去不了担架，他们就将受伤和牺牲的战士搀扶或背下来，抢运到战地医疗站，简单包扎后，将战士轻轻地放在担架上，沿着崎岖乱石砌成

的山道，送到后方医院。将牺牲的战士停放在宅舍台村。

一营已按预定时间内完成了牵制任务，撤出阵地到韩家沟时天就快亮了。这时，敌增援部队赶到天桥浮，向匡石窑乱打了一阵炮。我军早已跃过峰口庵大梁。天桥浮战斗是同时打响的北至南口、南到房山的48处战斗的一处，这次战斗的主战场地南口，为了全歼南口守敌，天桥浮战斗起到了吸引、牵制门头沟守敌的作用，迫使国民党军208师顾不上增援南口，减轻了南口主攻部队的压力。天桥浮战斗中，我军消灭敌人130余人。我军伤亡也有近百人，其中包括天桥浮、大台等地埋葬50人，虽然我军付出很大代价，但是我们赢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天亮了，枪声停了。受惊一夜的村民，害怕再打仗，有处投奔的几户，都携家带口，沿着山道逃出了战区。当他们通过孤山西部山沟时，亲眼看到了几十具敌兵的尸体，横躺竖卧着啥姿势都有。

乡亲们目睹了最北面被火烧毁的木碉堡，火还在烧，烟还在冒，战壕内外躺着敌人的尸体，不少人已四肢不全，圆瞪双目，还有的被我牺牲战士压在身上，我们的战士双手掐着敌人的脖子指甲抠进肉里边。在清扫地堡时，齐树山老大爷（还健在），一眼认出头天晚上他给三连带路时，一直亲手领着的那个小战士，看他太小怕摔倒，边走边嘱咐，问他：“多大年岁了？”回答：“15岁了”，“家是哪里的？”“山里人”，齐大爷忘了他的名字，满眼泪水的齐大爷把小战士抱起来，走下山，让他安详地躺在其他烈士身边。乡亲们在夜间悄悄地将在战斗时没有抢运下来的20名牺牲战士掩埋在战场南侧的洞穴内。

大台村退休干部，共产党员，现年80岁的王宝更说，打天桥浮那天是腊月，天气特别冷。早晨他被派到宅舍台村，负责登记牺牲战士姓名。他一到大街见满街筒子的人，民兵担架队和乡亲们，一声不吭地将牺牲战士躺过的担架，排放得整整齐齐。乡

亲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对牺牲战士进行洗刷、整容，有一位战士肠子被打出来并流出很长，乡亲们一点一点地将肠子用手塞回肚子里，然后用白布将肚子缠起来。还有一位战士胸前被炸掉一块肉，乡亲们给他塞上棉花并绑上布。王宝更还说，在给烈士洗之前，他要在每个烈士胸前番号上查找战士姓名进行登记造册，有的战士番号上染满了血，不好辨认要用手慢慢地将血迹擦掉，弄干净，才能查看到烈士的姓名。

县、区干部和民兵、乡亲，把每个烈士尸体洗刷、整容后都给换上一身新军装，轻轻地放在棺材里，为了将烈士平安地运到坟墓，派8个民兵抬着棺材，还有8个人来保护，防止蹬滑摔倒摔伤民兵和摔坏棺材。30名烈士的坟墓选在大台村西一块大地上，是大台、宅舍台一带最好的地块，坐西朝东，前面有照山，后面有靠山，左面有一条巨大水沟常年清水潺潺向东流，右侧有门头沟至板桥的铁路。烈士的棺材都停放在坑的一侧，县、区干部和民兵、乡亲们为烈士默哀致敬，埋葬后还在每个坟头上立了木碑。

部队撤出天桥浮战斗后，来到宅舍台，每个干部战士怀着沉痛心情，向战友致敬默哀，营、连长同民兵和乡亲们频频握手致谢。部队回到桑峪村驻地后，团长告诉大家“南口战斗”全部取胜，战士们顿时情绪极为高昂，由悲哀转为欢乐，大家说我们的血没有白流。

斋堂、军响、桑峪一带的乡亲，得知打天桥浮战斗的解放军回来了，杀猪宰羊慰劳大家。附近学校的师生为战士们表演了秧歌和霸王鞭。几天过后就到春节了。在节日期间，县委组织剧团到前桑峪大戏楼为战士演出梆子戏来慰问解放军。春节过后，部队开始集训，兵员补足后，经过一段训练，不久开赴新的战场。

1993年4月5日，大台中心小学，为了纪念牺牲的烈士，在坟墓中间建立了永久性纪念碑。坐西朝东，呈长方形结构建筑，

红砖水泥面，全碑粉刷白色油漆，高二点五米，宽一米。正面端正正写着“革命烈士墓”，后面写着：“天桥浮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字全部用红色油漆写成的，象征着烈士鲜血写成的。每年清明节，大台、灰地、板桥等地学生到纪念碑前为烈士们扫墓。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当年硝烟弥漫的山沟里。龙泉镇人民政府，正在天桥浮战场所地进行开发，筹建一个“爱国主义暨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由肖克老将军亲笔题词的160平方米的弘扬革命烈士精神的资料展览馆已经建成。7.7米高的烈士纪念碑正在建设中。“天桥浮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碑文，也是由肖克亲笔题词。烈士碑全由白色大理石砌成。战场遗址也正在准备修复。

南 下

王永来

1948年12月初，我在平西地委党校学习时，组织决定我南下。当时东北全境已解放，淮海战役已接近尾声，平津之敌也被我东北、华北野战军分别包围在天津、北京、怀来、康庄、新保安、张家口等地，北京解放指日可待。在这大好形势下，每一个革命同志当然心情是非常高兴的，但听到南下消息时，思想上也并不是没有矛盾。因为我出生在北京西郊的宛平县，中日战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八年抗战我们牺牲了无数革命同志，三年解放战争又有很多同志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村和我一起参加革命的三位同志就有两位牺牲了。北京就要解放了，多想去看看解放后的新北京啊！这时平西地委党校已由老解放区的塔河移到北京郊区的河北村，正在这个时候，1949年1月22日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将军被迫宣布接受我平津前线司令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意见，并向华北守敌作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我们听到这一特大消息后，全体党校学员和当地群众一起上街扭起秧歌来，没有爆竹就把芝麻干秆堆起来烧出“鞭炮”的响声，代替爆竹庆祝北京解放。这时，我们本应进驻宛平县城，根据上级指示，现有20多万国民党部队全副武装正从北平开往城郊各地待编，有少数部队不听命令想借机逃跑，也有杀害我党派去的政工干部事件，所以我们原地不动。这时毛主席1949年1月1日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已发表，并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进军号召，学校组织我们学习讨论，并要求每一个同志都表示自己的态度，通过这次学习提高了大家对南下解放全中国的认识，这次党校只确定我和张甫怀同志南

下。当时我们俩都是区委书记，正好张甫怀同志以前也和我在一起工作，1947年冬天一起到部队，经过万里转战1948年12月又调回平西地委党校学习，准备进入平津，确定南下时我们都没有回家，平西地委所属各县也同时抽调一批南下干部，当时也不知道具体地点。

1949年2月中旬，平西地委所属各县和地专机关抽调的南下干部指定在涿县集中，我和张甫怀同志打起背包步行一天多到了涿县找到报到的地方，一看又有好几个以前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其中有赵正亮、杜春生、马芝兰等同志，在这里编成一个县的架子，县委书记崔兆春、县长韩晓瑞、组织部长赵庆祥、公安局长张树森、宣传部长龙××、武装部长张玉亭，区委书记有赵正亮、史正春、张聚和、王永来、杜春生、阎学贵，区长有佟井凯、周恒、王春田、王殿阁，科长有许庆泉、李兴周、张占云等70多人，这些同志来自宛平、房山、涿县、涞水、易县、昌平等县，我们集中在涿县边学习边等待行动命令。

南下干部大都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经过党的多年教育和新旧社会对比，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但因历史的原因这些同志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不太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有些同志并不牢固。他们有自己的目标，有的是想打败日本鬼子就回家过安定的日子，有的是想打败国民党分了土地就解甲归田，有的家中父母每日翘首盼望盼儿子早归，有的夫妻感情绵绵，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斗争是必然的，有的同志在打日本，打国民党时非常坚决，不怕牺牲流血，而在南下的考验中就垮下去了。如分配到我们这个县的第一位武装部长×××报到以后带着武器不辞而别了，听说以后被开除了党籍干籍，县委宣传部长龙××也抱病没有南下，还有两个干部拒不南下被开除党籍干籍，特别令人惋惜的是张甫怀同志，他和我都是由党校确定南下的，也一起到涿县报到，等了20多天也没有决